



1

老万刚从商店出来,就看见杨树下的男人堆里,站着个女人。老万的眼睛倏地就瞪得灯泡般。稀罕。老万心里嘀咕了一声,嘬的吐了烟蒂,糙黑的手在脸上抹了一把,靠在商店门边,歪着头,挑着眼皮,斜眼看那女人,扯着嘴角又嘀咕了句,稀罕。

女人呢,瘦高的个子,围着个灰黄的围巾,棉袄也是灰黄的,薄,旧,显得越发的寡瘦,像个影子般,一股风就能把她吹跑似的,倚在一棵杨树上,茫然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。

她干吗呢?等人?等车?还是来我这人才市场打短工?打短工,她能干啥?一个女人,稀罕。老万的牙缝里挤出了一丝不屑,看那女人也不过来,他就把肩上的黑棉袄抖抖,颠拉着一双毛茸茸的棉拖鞋,到对面早点摊上吃饭去了。

老万的商店在城关的十字路口。以前,这一片是城关村的村街。老万的商店在村街中心。是前年吧,先说是要扩路,村街两旁的房子院墙都叫拆了,没多久,又在村西劈开一条大路,说是要跟城里的啥大道连接,噱里啪啦的,又拆了二十多家房子。老万的商店也给拆了。没了商店,一半半会儿的又没个活儿,也不知道该干个啥。老万看着日子一天天地白了黑了,着急了。拆了的十字口呢,好像是比以往要热闹一点,车多了,人也多了。斜对面是个临时客车站,靠着客车站的土场子是个货运站,货车出来进去的,都要扬起一大团一大团稠浓的土雾。老万裹在土雾里,没有看来往的人和车,天天看,有啥稀罕的?老万在寻摸着他的挣钱门路。

老万在商店拆了的地方搭了个板房,又开起了小商店,卖啤酒面包方便面卫生纸毛巾还有假烟假饮料,算是重操旧业吧,又是在自己商店的老地方,村里呢,也就没人说他。十字路口看上去客流量大,车流量也大,可就是脏,过一辆车就起一大团的尘土,车都过去好半天了,那尘土还在半空摩磨着。小商店生意就没以前的好。老万却认为是这个店太小了。说起商店的小,让他挣不下钱,他就又骂起拆他商店的那些人。老万有老万的法子。什么法子呢?老万在他的小商店窗户边挂了个黑板,上面写着“油漆工3名,装卸工10名,搬运工8名”。老万在替需要人的公司或者是小老板找工作。老万说,这是他的“人才市场”。

老万不白干,挣中介费。根据活量,一个人一次抽三五块钱,看上去不多。老万说,人不能太狠心。可是呢,坐在树下等活儿的人不信老万只抽三五块,有人说,老万两头吃,给老板报一个价,给工人报一个价,工人工资呢,还由他发,他们给老万算了算,就是一个人三五块,一天老万要送出去三五十人呢,这样一算,有些人就不服气了,说到底是眼红老万动动嘴皮子就挣了钱,比他们流着黑汗出着蛮力挣得还多。

老万听说了,嘿嘿笑,说,好,这儿离了我,你试试吧。真就离不开老万。老万一天不在,那些人搬不下一宗活儿是小事,有货车来了,你要去他也要去,争抢得吵闹开了。而那些需要临时工的老板呢,也不想随便叫人,他

老万的人才市场

袁省梅

们认为叫的人不知底细,还是从老万这里叫人放心。

2

解方也在老万跟前报了名。解方左脚有点毛病,工地上的一块水泥疙瘩飞起来落到了他的脚上,把脚背和五个脚趾头一下就给砸扁了。脚吃不上力,力气活就干不了。在老万这里等活。他心眼活,一早来了,先给老万扔一包烟,也不是什么好烟,就四五块钱的吧,有时从自家地里捎几穗玉米几个萝卜,叫老万尝尝鲜。看老万闲下来了,就跌着脚,凑到商店的窗户口,一口一个老万哥,顺着老万的话,跟老万东拉西扯。老万呢,心里明白,是要叫他照顾呢。老万却心粗,有时想起了他,就照顾一下,有时,也忘了接烟收东西时的承诺,安排活儿,一急,看见谁,就喊了谁去。

解方看着就心焦,后来,他一来到就坐到老万的商店边,坐到老万的眼皮子底下。有送卫生纸、牛奶、饼干的车来要人,他就跌着脚,不等老万张嘴,一跌一跌地上了车。

老万不高兴了。没有规矩了啊。老万心说。老万不理解方,只跟司机扯闲话,不松口叫司机走。司机着急了,给老万怀里扔一盒烟,说是该走了,店里等着送货哩。老万说啥,今个送不了还有个啊,怕明个没太阳咧?司机说,有太阳没太阳是个屁,有钱没钱才是个事。司机催老万说工钱。老万眼睛一瞪,说,啥工钱?

解方知道坏事了,他哧溜下了车,腆着脸叫老万哥。

老万歪着头,噙着嘴,说,有事咧?解方讪讪地,诺诺地,哥、哥地叫个不停。老万猛地吐了口烟,哈的笑了,骂他腿疼了,心眼倒多生了几个。

解方磨着嘴,不说话。老万的气出来了,说,不跟你计较,是体恤你身单力薄的,还坏了个脚,有了轻省的活儿,叫你去,哪个去也是凭了苦力挣钱的你说对吧?只是这去跟去不一样,你懂不?没个规矩哪行?解方听出了一身冷汗。这里,毕竟是老万的人才市场,老万说了算。

3

老万吃了早饭回来,看那女人还在杨树上靠着没走。自己的这个“人才市场”开了三年多来,还没有一个女人来这里找活。她是来找活儿的?老万叫解方喊那女人来问问。

寒风里,女人走得急匆匆的,灰黄的围巾在脸面前呼呼地飞。人们就嘎嘎笑着喊老万,说老万哥先打一炮再说。老万笑得肩头的黑棉衣都挂不住了,一抖一抖地就哧溜掉到了地上,斥骂说话的人是一斗,说就是该叫你们这些个驴套上磨,看还歪个嘴胡咧咧不。

名字。王芳林。年龄。38。哪儿的。羊凹岭的。老万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到了本子上,问到

家庭情况时,王芳林的脸红了,说,这个也登记?老万说,你以为,咱这是有组织有纪律的。王芳林就有些不好意思,默了半天才说,我男人在家,腿叫车碾了,一个儿子,正上初中。王芳林说,我就是赶着儿子星期天在家招呼他爸,出来找个活儿,平曰里,也出不了门,要过年了,买个啥都是钱,钱不顶钱,东西贵得要死。

老万听王芳林细声慢语地给他这些,就抬眼看了她一下,觉得这女人眉眼间嘛,咋有点东西让他心软。老万说,你看在这等活的,都是男人,要么是工地上的活儿,要么就是跟着车跑,上来下去地搬东西,你能干了?王芳林急得脸都红了,说没事,你看我是个人,也是受出来的,干起活来不弱男人,工地上砸水泥地拉石子打水泥,我都干过。

老万看着她干瘦干瘦的样子,心说,就你这样还砸水泥地拉石子?可他没说。怎么说呢?一个女人家家的,凑在男人堆里找活干,不到万不得已,哪个愿意?

吼,凶狠狠的样子呢?对王芳林呢,那一声吼里是有着柔情的,就像是兄长对待妹妹的不耐烦,霸道、粗涩,却有着温情做了底子,这吼声就不那么难听了,有点虚张声势,蜻蜓点水的样子。是存了心故意的照顾和呵护,话里话外都是一副做兄长的样子。

后来闲聊时,解方就笑老万是不是看上王芳林了,该抽的钱都不舍得抽了。解方说,你别说这女人还挺耐看,瘦是瘦了点,可是说话慢声细语的,有个女人口味。

老万就怵了她一口,骂他满肚子的坏水。解方呢,也嘻嘻哈哈的跟老万胡拉乱扯一番,又扯到了王芳林身上。解方说,这女人能受这苦,现在难找。老万说,这人,不容易。

以后,王芳林一来,老万就给她安排轻快的活儿,该抽取的中介费,老万也一分都不抽,都让老板给了王芳林。

4

转眼,寒假到了。王芳林天天过来,老万给她联系了好几家打扫卫生的活儿。可这天都到了上午了,老万还没给她安排下活儿。期间,也有轻快的,比如刚刚就有个给县城各地送奶的。老万叫解方去了,老万心想着给她找个屋里的活儿。寒冬腊月的天在外跑,多冷。

半上午时,有个胖女人来找个擦玻璃的。老万叫王芳林去。胖女人不要,说男人干活勒索,她家上上下下三层哩。老万说,你放心,她干活比过男人了,再说了,擦玻璃这活儿,要心细的人干。胖女人不乐意地把王芳林看了一眼又一眼,说,那工钱可要减些。老万黑下眉眼说就挣个下苦钱。胖女人扯扯下巴,说工钱给你?老万说都给她吧。

老万一句话还没落地,背后一个人冲了过来,指着老万的鼻子叫骂,骂老万那女人是你妈你奶还是你祖先你护着她。

是老万的老婆。老万老婆早听说老万派活时照顾王芳林,还不拿中介费,今天呢,正好叫她逮个正着。

老万看见跟着胖女人走的王芳林回头看了一眼老万和老万老婆,眼里呢有不安,也有惶恐,嘴唇动了动,却没有说话,随即,就扭过头快快走了,几乎是小跑步了。老万的心就颤了一下,好像是也不安了起来,是担心了。他回过头来一把把老婆扯进了商店。

旋即,等活儿的人们听见商店里老万和老婆的吵骂声,解方要进去劝架时,老万出来了。老万没事人一样呵呵笑,婆娘的小肚鸡肠,稀罕,就他妈的一张臭嘴,没事。说着话,黑糙的大手在空中指着人群,催喊着张三李四快上车。

第二天,老万没有看见王芳林。一个寒假,老万都没有看见王芳林。

老万还是跟以往一样,在他的“人才市场”忙忙碌碌地接待车辆、安排活儿。有时闲了下来,他就会想起王芳林,想她男人的腿不知好了没?她找到活儿了没?她的日子活泛点了没?过了年,到了春天,还会不会来他的人才市场等等活儿。他想起王芳林在他这儿等活儿时,倚在他的商店窗边,跟他说话上的凤凰山江山庙咋好,星期天时城里人都来爬山逛庙,说岭上的窑洞,窑洞没有几家住了,都盖了瓦房,盖了瓦房却不住,四处跑去挣钱去了。老万记得有一次,王芳林还说了岭上的榆钱槐花,到了春天,满山乱晃都是。王芳林说,到了春天,老万哥,我给你捎些个榆钱槐花,你爱吃不?

一会儿,老万又想王芳林男人的腿说不定早好了,好了,就可以出去挣钱了吧,还用得着王芳林一个人混在男人堆里等派活儿?老万想起王芳林不会来了,可能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见到了,莫名的,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烦恼,那烦恼一生出来就像门边的烂拖布一样,一丝丝一缕缕都支楞的纷乱,这纷乱中,又有说不出的伤感,在心里澎湃着,又潮湿,又绵长。老婆在街对面喊他吃饭,喊了他好几声,都跳脚骂开了,他才听见。

老万噗地吐了烟,可眼前还是撵不走王芳林的样子。他扯扯嘴角,骂自己扯淡不扯淡,可是,走了没两步,他突然想起有个叫张大明的就是羊凹岭人,就高声大嗓门地喊问羊凹岭的张大明来了没?

插图:刘云芳

霍从来三番五次地打来电话,发来短信,明人心就有些软了。真如霍从来反复说的“毕竟我们同学一场……”是呀,毕竟同学一场,明人答应和他一聚。

霍从来走进星巴克的一瞬间,已提前到达的明人感觉他比20年前精神了许多,米色的夹克衫,蓝靛色的休闲裤,倒也显得随意和大气,与土豪模样似乎并不沾边。一直听说霍从来在商界混得不错,半大不小的老板了,有几次霍从来主动联系明人,想请他吃饭聚聚之类,明人都婉拒了,一则确实忙,公务缠身,身不由己,二则心里也有顾虑,这土豪同学找自己,不会没有目的。

霍从来读书时就是小混混,吊儿郎当的,成绩中下游,追逐女生的水平却是一流的,差不多一个学期换一个女朋友,明人看着都有点烦。在校时本来就不投明人,毕业之后更没什么联系了。

接二连三的恩情,再不见一面,就太辜负同学一场了。于是,就约在星巴克小坐。霍从来圆脸更加圆润了,微笑堆积着。明人与老同学握了握手,相互谦让地点了各自的茶饮,这期间,霍从来自始至终咧着嘴,目光逗留明人的脸上,那微笑和目光有点谄媚。与土豪的身份似乎并不相称。明人也只得得以微笑相对,并主动热情地与他寒暄起来。

霍从来圆脸洋溢着兴奋的光彩,他三言两语地介绍自己目前所经营的项目,有点小小的得意,但还努力克制着,时不时自嘲道,对您来说,我这就是小生意了。

“对我来说?我只是两袖清风的公仆,怎么能和你比呢?”明人笑道。

“哎,话不能这么说,你是同学中的佼佼者,衙门里的菩萨呀!”霍从来一脸认真地说道。

明人扑哧笑出了声:“还菩萨呀!亏你想得出这个比喻!”他想起在学校时曾经给霍从来起过一个外号,叫霍和尚,有时还故意把霍字念岔了,念成“花和尚”了。眼前的霍从来依然胖乎乎圆脸,剃着一个板刷头,那模样与和尚似像非像,让人好笑。

应该说,最早的十来分钟,霍从来是专注的,他和明人交流着,目光也是迎合着明人的言语表情的。明人并不自在,他和霍从来交流也是不卑不亢的。老同学,尊重是必须的,何况多少年没见了。

明侍应生把咖啡端上来,手力重了点,小勺子在碟子里掉落在桌子上。他连忙致歉。刚才还一脸谦和的霍从来忽然沉下了脸,说话也毫不留情:“依哪能搞的!开啥小差!”小伙子嗫嚅着想解释,他不由分说又扔过去一句话:“依当阿拉是穷瘪三,勿会付钞票呀!”他还想骂,小伙子歉疚地说:“我给你换一个。”转身走开了。霍从来还在骂骂咧咧,明人心里掠过一丝不爽。

侍应生拿来一个勺子,小心地放在碟盘里,连声说:“对不起,真对不起。”

“不要说了,走吧走吧!”霍从来像赶苍蝇似的驱赶侍应生。

霍从来虽然在克制着,不托出他的意图,他当然知道明人身居官场,也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他这么邀请明人一聚,自然不是仅为了重叙同窗之情。但他表示过不给明人添麻烦的,因此也不想贸然直奔主题。明人则把这看成是老同学20年之后的一次相逢。往昔今日,生活职场,皆成话题。

明人觉察霍从来眼珠子,不似刚进门之后凝神专注了,有时盯视着明人的左后方,眼神流露几分暧昧,明人也不经意地朝左后方瞥了一眼。原来那里有一位年轻女孩独自坐着品尝咖啡。他读出了霍从来目光,那是20年前就经常看见过的,用三个字可以概括:色迷迷。

从店堂里又走过一个女孩,他的目光又追随过去,还似有似无地朝人家眨了眨眼。明人悄悄给了他一句话:从来没变。霍从来嘿嘿一笑,收回了目光。但之后,目光又从明人这儿游离开去,定定地凝注于门口,店堂里又走进几位窈窕女郎。

又闲聊了一阵。忽然,对面的霍从来两眼又放起光来,目光直直的,人也禁不住站立起来:“是,是刘,刘领导,太巧了太巧了。”他自言自语着,向明人说了声:“对不起,稍等一会儿。”便脸上大放光彩,堆满了笑,谄媚的笑,奔向进入店堂的一位中年男人。传到明人耳朵的是惊喜而又肉麻的一声欢呼:“刘领导,太高兴碰见您了……”

五分钟后,霍从来还没回来,他正坐在那位刘领导对面手舞足蹈地述说着。明人悄悄地离开了,只在桌面上留了一张便条:“单我已结,同学一场。”

是的,同学一场,有的同学,再见就只这一场了。



Advertisement for 'Selected Novels 2016.1' magazine, featuring a cover image and details about the publication.

Advertisement for 'New Works' magazine,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.

Advertisement for 'New Works' magazine,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.